

延安有座遇仙桥

刘江

这本是延安清凉山巅两个山峁之间一座普普通通的过山桥，南北向。右边，能依次望见王家坪、杨家岭和枣园的山坳；左边，抬起头，巍巍宝塔就在眼前。起初，这里只是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好去处。他们在那桥边支起三脚架，拍夕阳点山峦，拍流霞飞满天。更有那抖音爱好者，喜欢倚着栏杆背对着一天霞光，介绍延安的风土人情和美食，或是唱一曲深情嘹亮的信天游。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慢慢就成了人们夏日傍晚纳凉休闲的好地方。人们携老伴、挽情侣、扶老人、肩幼童，三三两两缓步而来，倚在桥边，吹着徐徐的过山风，望着落日的余晖依次点亮宝塔的金顶、撞响清凉寺飞檐下的风铃、绽开你我他一脸的笑容，心情便出奇的好。有那年轻人就打开手机的视频喊了起来，喊山、喊人、喊光景日月，呼唤美好的未来。欢声笑语连成一片，被崖娃娃传得很远很远……真是“行到清凉别是天，无端佳致逗幽然”。大家便给这座桥取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遇仙桥。

享地理之便，夏日午后，我总会隔三岔五从屋后的山脚拾阶而上，待一身微汗时便到了山顶。遇仙桥边有一座凉亭，也有一个

非常富有诗意的名字——飞霞亭。亭前有一个清静的水池，坐在亭下的廊道里消汗时，便会看到一朵一朵的晚霞落入池水之中，心事亦会一件件放下。时间一长便发现，来这遇仙桥消暑纳凉放飞心情的，不仅外地口音者居多，竟然还有肤色迥异的外籍人士。你看那一对夫妇，有五十开外，像是刚从开发区建设工地的脚手架上下来，手里提着安全帽，汗湿的头发贴在额头。男的打开手机递给女的，女的未开口便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娃仔，考啥子样啊，奶奶等着给你发红包！你看我背后，太阳红红的地方就是枣园，毛爷爷待过的地方。志愿报完来延安，我带你玩。”你再看，桥头上停下一辆皮卡车，甘肃牌照，嘴里噗通跳下五个男子，有两个还背着草帽，拍了宝塔，拍了名单，又请旁边的人给他们拍了合影，就又挤上车，风一样急匆匆绝尘而去，他们是赶场的麦客吗？有那年轻身手矫健的，大腿二腿一翘就坐上了栏杆的石柱，对着手机喊道：“我刚学会了一首延安的歌，酒瓶瓶高来，酒杯杯低，睡到半夜我梦见你……”

当然，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地看，悄悄地听，或者是静静地想。他们或许想得更远更

多。站在这里，可以望见杜甫川口，可以想见1200多年前诗圣杜甫躲避安史之乱时在石崖下枕鞋而息、长夜难眠的情境，“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站在这里也可以望见凤凰山上的残垣堆堞，可以想见900多年前的民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虽然范仲淹当年修筑的镇西楼早已不复存在，但那“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壮情怀依然气贯长虹，“一韩一范”的摩崖石刻依然在古城落日的映照下灿若金铸，熠熠生辉。当然，站在这里，你最容易想到的还是陈毅那豪迈的诗章：“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你听，在西北川方向的雾霾紫气中传来的是毛泽东主席的声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那东边，梁家河的方向传来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声音：“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延川是我的第二故乡。”对面，宝塔山飘来的则是降央卓玛和延安老百姓的合唱：“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你再站到一边的山坡上欣赏这遇仙桥的风景：桥下树木葳蕤，风起时，每一片树叶

好像都在向人们热情地打着招呼；天空朵朵流霞像巧手婆姨女子剪出的窗花，有双龙戏珠、有凤凰展翅、有鱼戏莲花、有马上封侯，千变万化，令人心旷神怡。那流霞，能叩响我们中华民族本原文化的密码，能释放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此刻，你再看那桥上徜徉着的人们，那融融的夕照被他们款款地收入心怀，他们哪一个不是一脸霞光、飘飘欲仙呢？那些俊婆姨靓女子，那步调，活脱脱就像模特走台步一般，风情万种。那桥，在她们眼里分明就是一条通向理想彼岸的金光大道！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神性和仙气，只要我们能持守，人间寻常烟火就是最美的仙境。这清凉山，这清凉山上的遇仙桥是聚了多少人间的仙气啊！“晚凉更向峰头去，银汉无声北斗低。”天再热，往这里一站，心中自会有一片清凉和安逸。

夜登腰鼓山

郭愿宏

入秋天气逐渐转凉，登高山，纳远风，浴清爽，夜晚尤佳。延安有宝塔山，是中国革命的精神象征，让多少人为之心驰神往；安塞有腰鼓山，凝结着豪迈不羁的鼓魂，映照鼓乡儿女火红的日子。

白天太热，少有登腰鼓山的想法；夜幕降临，腰鼓楼被点亮。那鲜红耀眼的风采，威武挺拔的风姿，惹得人不得不登临。不上腰鼓山，怎算回安塞？驱车沿宽展的石砌环道上山，省时间，省脚力，一眨眼就到腰鼓楼下。鼓楼崛起而起，雄立山巅，高二十多米，有六七层楼那么高，底层前后两座门的正上方分别写着“天下第一鼓”“神州展雄风”几个大字，这绝非虚夸之辞，是腰鼓楼威名所至。巨鼓高耸挺拔，直入云霄，设计者将每层窗户设计成梅花造型，如阳刚辅之以阴柔，硬汉青睐于娇妻，深得传统文化精髓。几个小学生正在腰鼓楼前摆造型，让爸爸妈妈给他们拍照。孩子们那雪白的T恤衫和随风起舞的白裙子，是飘逸的云朵，是圣洁的白莲花，在火红的腰鼓楼的映衬下更加灵动可爱。儿子尽情捕捉那些逐光的蚋蚋，竟然捉住一只休憩的大知了。它于惊吓中颠倒了时差，发出正午时才有的嘹亮叫声，引来不少大人小孩围观。我在一处石凳上坐下，轻轻闭上双眼，用心感受夜风的抚摸。天地很大又很小，夜风很近又很远，童年、故乡的一切模糊又清晰：正月里，穿上新衣新鞋，咯吱咯吱踏着厚厚的积雪，挨家挨户看沿门子的秧歌，听笨头唱曲儿，在人群中寻找最希望见到的小伙伴，脸和手冻得通红。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的天真叫一个冻，手脚冻得发痛发麻，可满心都是快乐的香甜、春天的温暖，那种美好的滋味一直弥漫、飘散到今天。此时，山间的风自由穿行，在沟壑、山石、茂林、楼宇间碰撞摩擦回旋奔突，发出海潮般的轰鸣，像沸腾浩荡的腰鼓队伍在滚滚土浪中踟躇而来。

此时此刻，我不由想到宋代苏洵《三峡》中的诗句：“三峡波涛壮，秋深鼓棹前。飞空多陨石，失水有惊猿。雨遍时时雨，晴开处处天。篙工罢锣鼓，此地出神仙。”想到刘成章《安塞腰鼓》中的描述：“百十个腰鼓发出的沉重响声，碰撞在四野长着酸枣树的山崖上，山崖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只听见隆隆，隆隆，隆隆。百十个腰鼓发出的沉重响声，碰撞在遗落了一切冗杂的观众的心上，观众的心也蓦然变成牛皮鼓面了，也是隆隆，隆隆，隆隆。”“当它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至使人感到对她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前者是三峡的雄奇壮美，与锣鼓的顿挫开合形成对比，达到互通互感、异曲同工之妙境。后者是迄今为止对安塞腰鼓最为传神极致的描写，饱蘸浓情，用诗化的语言，水墨的写意，工笔的描摹，书法的行云流水，和盘托出安塞腰鼓的神韵与精髓，那些千钧系于一发、跃动中蕴藏沉淀、寂静中焕发新生的神来之笔，让千年鼓魂终于找到知音。人们对安塞腰鼓的种种幻想幻听幻觉，都来自遥远的记忆、祖辈的身影、幼年的经历、艺术作品的创造，它们已流淌进鼓乡人的潜意识里、血液里、生活里，形成一方独特的文化。

腰鼓山以它的俊朗丰润和豪迈多情守望安塞的发展变迁，激励着自强不息的鼓乡儿女，迎着八方来客、四海宾朋。登腰鼓山是思乡游子、文人雅士、青年男女的赏心乐事，腰鼓山也是居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借着灯光，我看到不远处有几个农民装束的朋友正在畅快地闲谈说笑。从他们的神情中可以看出，他们生活得充实舒坦。“秋老虎”威风不减，把持着持续的热辣，制造着程度不同的旱情。靠天吃饭的农人还得虎口夺食，抗旱浇灌丝毫不敢马虎，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着一亩三分地里的作物。建筑工地像灼热的火盆，烤得人流汗流油，在一群皮肤被晒得黝黑的工人的火线的作业中，楼房像田野里的庄稼一样，一节一节拔高攀升。这些下苦的人们，即使买得起风扇空调，也没有时间和条件享用，他们的“办公室”在野外，在烈日下，在熔炉里。夜食是廉价的，却是高尚无私的，为那些自食其力、无私奉献的劳动者们创造了静谧清凉的天然空调。他们惬意地凝望着腰鼓楼，脸上洋溢着神圣的表情。这幅场景如果被雕塑家看到了，定能创作出一组幸福的雕塑。

安塞腰鼓山，是一座让人无限遐想、给人精神力量的山！



盼母归

宁琳净 摄



菜地情怀

张炳峰

去年秋天，父亲从别人手中承包了一块地，有一亩多，位置在延安麻塔山顶。母亲如获至宝，高兴地说：“以后就有地种菜了！”

在黄土地上劳作了大半辈子的父母，对土地情有独钟。记得在乡下老家和县城居住期间，父母就喜欢腾出块空地种点菜。

在延安生活近十年了。十年间，父母除了帮助子女带带小孩，还忙里偷闲设法增加收入。比如春季挖野菜，秋冬摘柏树籽。

疫情反复肆虐，导致世界各国经济下行，城乡居民增收难度加大。已是古稀之年的父母性格刚强，更不愿意给儿女增添负担。

我非常支持和赞成父母承包这块地。一是这块地让父母有了事儿干，不再蜗居在家；二是通过劳动，可以活动筋骨，出出汗、排排毒，对父母的身体有益。事实上，种菜一年来，父母的气色明显好于往年；三是父母每天早晚劳作在麻塔山顶，还能看到黄土高原此起彼伏的绿色盛装，看到太阳东起西落，城市灯火辉煌，黄瓜蔓爬上架，燕子绕着山顶信号塔飞舞……

为了把菜种好，父母一开春就领着弟弟用两天，一锹一锹深翻菜地，深埋草木灰，使土壤充分得到阳光。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里头种白菜。”每一个时令季节，父亲都会准确把握土壤墒情，把不同菜籽种在菜地里，精心呵护的菜苗破土而出，茁壮生长，开花结果。

菜地成了父母生活中的一部分。几乎每天早上，父母都要爬到麻塔山顶侍弄菜地，或间苗除草，或捉虫翻耩，或浇水施肥。

为了解决菜地缺水问题，父亲在两米高的地埂上铺上塑料布，下面挖两个大坑，收集雨水浇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父母把自食其力的心血和汗水种进菜地，把有机蔬菜送给子女儿孙，我们兄弟姐妹也把菜地装进

了心里。

立秋前后，正值玉米成熟季节。父亲告诉我，菜地种的玉米棒子吃不完，部分送给了延安城区几家亲戚共享。剩下的玉米棒子，他跟其他老人一样，摆在小区门口售卖。别人10元卖7个，他10元卖8个甚至10个。

网上说，2022年的夏天可能是史上最热的。为解决父母心烦，减少高温炙烤，我联系了我所居住的小区门房的保安帮忙。热情的保安两口子帮我父母卖掉了四大面袋玉米棒子。

父亲种的是白玉米，煮熟的玉米棒子吃起来香、甜、糯。小区一中年妇女在买了一次父亲种的玉米棒子后，再次遇见父亲，还要买他种的玉米棒子。我说：“要等明年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势复杂，全球形势波诡云谲，危机重重。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台，侵犯我国主权。党中央快速反制，沉着应对。解放军围岛演训，常态化巡航，及时稳控台海局势，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全国疫情多点散发、局地暴发，陕西疫情多地频发。防疫情、稳经济、保安全刻不容缓。延安麻塔山却成为麻塔小区居民自发抨击美国霸权、拥护“两个确立”的宣讲阵地。菜地却成为父母减少聚集的理想场所。

我星期五回到延安，妻子说她连续两天两夜流调，没有休息。第一天，仅她这个小组流调126人。

当晚，妻子又被单位通知流调，我早早睡了觉。凌晨一两点钟，额头被人轻轻拍了一巴掌，迷迷糊糊中听到妻子抱怨：“你呼噜呼噜睡大觉，我却在保家卫国。”妻子的话不无道理。三年来，正是无数白衣天使执甲出征，老百姓才得以健康生活。我闭着眼睛对妻子说：“辛苦了！快睡觉！明早我去菜地掰玉米棒子、摘鲜菜犒赏你。”

大清早，我驱车赶往麻塔山南麓。停好车子，开始爬山。麻塔山与嘉岭山属于同一个山系，分

叉于二庄科隧道山体，断头于黄蒿洼龙湾隧道处。

沿着麻塔山南麓向上爬，“之”字形小路窄窄狭狭，足有一公里长，多处路面被暴雨冲刷得几乎要断开。路两边的山崖被麻塔小区居民圈占成一片片自留地，漫山洼种着芝麻、绿豆、玉米、黄豆、谷子、糜子、南瓜、红薯、土豆等粮食作物及蔬菜，枝蔓繁盛，果实累累，遮蔽了裸露的土坡。农作物一簇簇、一株株、一行行，浓密密、绿油油、水灵灵地傲立于山野，一派丰收景象。而我似乎又看见三十年前乡下老家的金秋季节，回到大梁山里农村劳作的青春岁月，回想起黄河岸上“土里刨食”的拚命日子。

能源、粮食、经济三大危机是当下世界最大的危机。在危机中育新机，在变局中开新局需要信心、智慧、勇气和实干。麻塔山虽然不是乡村振兴的示范点，但是菜地却已成为父母的菜篮子。

沿着潮湿的小路向上爬，偶遇野兔出没于田间地头，偶见蝴蝶、蜻蜓停歇在豆蔓枝头。父亲见我到来，就告诉我哪几行玉米棒子大，哪几畦蔬菜好。

站在山顶四下眺望，南面的高新区延安红街尽收眼底，北向的延安新区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西面嘉岭山南高北低横亘在眼前，像一条巨龙四季汲水于滚滚延河。江山如画，英才辈出。摘星楼高耸于嘉岭山上，千年宝塔光芒四射。城市的喧嚣爬上山坡来到菜地，欲与树上秋蝉争鸣。圣地延安在群山若隐若现，恰似置身于山水田园中，格外令人赞叹！

掰玉米，剖韭菜，拔小葱、茺荽，摘柿子、黄瓜、辣子，刨土豆、红薯、花生。有机食材装了两袋子，我收获满满地回到家。鲜菜摆上餐桌，妻子下厨做饭，美好的一天再次启航。



人间真情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延安

龙盘岭开通柏油路

齐永茂

龙盘岭通上柏油路了！最近，过往司机和周围群众对龙盘岭开通柏油路，交口相传，满脸幸福。

按说，陕北山梁上开设柏油路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了。而对于位于延安市吴起县长官庙镇齐桥村高台组对面的龙盘岭开通柏油路，村民们却无不惊喜。主岭形如腾龙，南北缠绕百里，穿越两省村镇，分身山梁无数，挺起片片良田。龙盘岭在高台组境内长约五公里，地界与洛源镇、白豹镇辖区接壤，山梁肥硕，土地肥沃。今年开通的柏油路，从三道川绕东南方向通往洛河川，实现了川道和山道全程柏油路，方便了沿城沿线群众回乡、上山、观光，尤其是进行农业生产和石油开采。

龙盘岭寄托着一代代庄稼人的希望，也见证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曾经，天刚蒙蒙亮，山头传来生产队长号召社员“起床开工”的吼声；牛鞭在山间“叭叭”作响，牛儿成双成对，深耕黄土地，把希望在田野里描绘；送粪人赶着驴儿，把农家肥送往田里，哼唱着陕北民歌，从弯弯曲曲的山道飘向山沟；站在山顶谷场，木锨扬起丰收的庄稼，粮草随风分身有术，一年丰产瞬间在望；山高路长，庄里大人小孩，提着马灯，把生产队分到户的粮食连夜背回，颗粒归仓……

龙盘岭曾是生产队的粮食主产岭、丰收岭，也是农业包产到户后的试验岭、生态岭，而几经变化的生产路，多年来成为阻碍生产效率的“拦路虎”。由前岭和后岭相连的龙盘岭，山高地多肯出田，人勤天帮量产粮，糜子、谷子、豆子、麻子、小麦、荞麦、燕麦、洋芋、红薯、南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风调雨顺。无论是集体合作化时代，还是家庭联产承包时期，龙盘岭都是传统粮食种植的主产岭，也是全县最早进行小麦科学种田的试验岭，是彻底由粮田迅速变身林地的退耕还林生态岭。

黑白相间的喜鹊，偶然间飞落在宽约5米的柏油路上，“叽叽喳喳”的叫声里有忧有喜。这些在大自然繁衍生息的精灵，听到过人们田里劳作时的欢声笑语、受饿受渴时的叹息，看到过人背、驴驮、驾子车拉成熟庄稼的汗流浹背，目睹了龙盘岭之路由窄变宽、由洼变平、由沙石路变为柏油路的世代世纪发展变化之路。过去，龙盘岭只开一条农业生产路，现在变成了开发石油的生产路、护林管林的巡查路、欣赏山川披锦绣的观光路、收获生态红利的致富路。

从三道川河高台组石桥沿山而上，汽车发动机发出轻松爬坡的声音，新开通的柏油路不再使行程费时费力，尘土飞扬。柏油路两旁，生态林、经济林已经长满龙盘岭，路在林中，众木成林，林生山货。龙盘岭前后山梁上，布有石油井场五处，储油站和集气站各一座，“嗡嗡”作响的抽油机不知疲倦地获取着地下宝藏。地面上，沙棘林、杏树林、山桃林、苹果园、毛桃园连片种植，林繁果硕。柏油路边，停着农用三轮车，周围村民钻在茂密林中，摘拾满天星般的杏核和山桃核，这些山货可变卖成现金，增加农民收入。

祖祖辈辈与黄土高坡打交道，让村民们没想到的是，粮田会变成林田，山路会变成柏油路，山岭临空架起高压电线，农民在高山上当劳者也能用上高科技。见有行人和车辆靠近，值守看管桃园的高频监控会立即发出“报警声”，园主随时可对自家桃园状况进行远程监管。“来来来，吃桃！”洛源镇高台村村民陶文东刚从桃园里采摘了一批新鲜蜜桃，装在皮卡车上准备去县城卖，见有人站在柏油路边观望风景，连忙下车招呼让尝尝他家的桃。他家有四百桃园，今年能产桃上百万斤。往塑料袋里装满桃，陶文东没称重也不收钱，笑着说：“咱们都是地盖地盖的乡亲，吃个桃是应该的，有空可以到我家桃园来看看。”说完，他沿着柏油路开车向县城方向驶去。

楊家嶺 Yangjialing

邮箱: yjlywfk@126.com